

明末清初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世无匹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所存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过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订整理出版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在于：补明清小说出版工作之空白；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明清小说；同时，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。

三、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：（1）校点本，就原版本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错；（2）整理本，在校点的基础上对明显不通的句式做必要的文字加工；（3）删节本，在保存原版本的基础上，删削其不适宜的部分文字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本书出版说明

原书存藏于大连图书馆，全称《新刻世无匹奇传》，封面题：“簇新野史，五伦全备，现身说法者评，金阊黄金屋梓”，目录及正文前题：“古吴娥川主人编次，古吴青门逸史点评”。十六回，分风、花、雪、月四卷，有“学憨主人书于桃坞之徵兰堂”的“《世无匹》题辞”。第一回书名下署“生花梦二集”。出版时删去每回后之评语。

书叙于白虹救危扶困和陈与权以怨报德故事，前有自成短篇的头回和正文相呼应；文字通顺，描述亦有见长。原书题辞及校者后记，附后以兹参考。

目 录

卷一风集

- 第 一 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
操子母膏汉劳心 1
- 第 二 回 多情怜白面，千白虹潦倒醉乡
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 11
- 第 三 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
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21
- 第 四 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中遇侠
冤家狭路，刘天相杆下亡身 32

卷二花集

- 第 五 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
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42
- 第 六 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，豪杰遭刑
万金荐友入风云，奸雄得路 52
- 第 七 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
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62
- 第 八 回 桃花马陌上骑佳人
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72

卷三雪集

- 第九回 恶衙蠢坑人，穷秀才望门堕泪
贤闺女矢志，侠丈夫飞垣救人 81
-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
救无辜挺身代辟 91
-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
占田产恩妇离家 101
-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，负心人成煞欺心
一计收罗，长舌妇偏生饶舌 111

卷四月集

-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，舅舅甥甥弄成活鬼
道真还假，擒擒纵纵算就深机 121
-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
投山左万里寻亲 131
-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癫头官
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141
-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，贤太守挂冠归去
贤奸报复，小翰林衣锦还乡 151
- 附录一： 《世无匹》题辞 162
- 附录二： 校后记 163

第一回

摘槟榔老姑露口
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——踏莎行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；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尤小；至于转眼昧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。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；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；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；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；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。

当初，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，姓权，忘记了他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。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

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落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，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；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。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。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。虽秀玉与非烟，俱属心知。而于秀玉，尤为钟爱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丽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服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居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。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所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

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。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金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馁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乘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
轻薄东风倍恼人；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
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蓝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；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；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。写得恳恳切切苦央

鸩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答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，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。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。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。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然，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特请来说明。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吧。”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头顶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，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。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，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，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，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。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，一把拖定。权一庵急欲洒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。大叫道：“权相公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家姐姐了。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，携住

手儿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一至于此，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！”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宛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。此处岂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。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。香汤沐浴，换了遍身罗绮。收拾书房供奉，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埋头读书。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。因想“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衰了他体统。”便罄倒囊筐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一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。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、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银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。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。须保身以待，决

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。况君簪花在迹，故不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
今日多情仅见卿；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
香奁终不媿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了进士，殿了探花。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官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恸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，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。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权一庵并夫人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；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。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怨经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。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怨尤，见了

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。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，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诰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凿凿可凭，其情凜然生动，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，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干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。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。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。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。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。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垆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个尽酣。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妪，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，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。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吗？”老妪道：“那

里有得卖钱，我家自种的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奴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奴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几多的酒？”老奴笑道：

“呆官人，随你好量自家那饮得许多。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不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？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。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？”老奴道：“儿子吗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

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既没有子息，可蓄些姬妾吗？”老奴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环婢女在房中伏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。纵有几孙，穷通亦自有命，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来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。”老奴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。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奴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。童子与老奴，负着槟榔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缸髻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一张。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迴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俨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
多财愈觉慳，
想因前世债，
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，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戥，一个算盘走出厅来。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。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，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吩咐道：“这番的粪，没有浸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。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。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

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。”放下念头，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爬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瓮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？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？终不知弄些甚么话把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醉乡
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
真真，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
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淳淳，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——南乡子

却说干白虹，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。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卟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什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。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，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。只见中门供着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围照看。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，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便用手扭掉锁

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。但没酒具，不得到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杓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。一勺不止，两勺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，把一大坛酒骨都骨都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。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，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总是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像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，就醉杀了，也说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勺，缓斟慢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

醒来天真醉近禅，
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

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醺醺。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吧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门，却不用臼的，只做个鸳鸯棒儿，最是坚固；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道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。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，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径捷。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久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